

# 非虚构文学如何突破媒介包围

□徐肖楠

媒介时代加剧了组成文学期望形态的元素的变化,也使非虚构文学的意向更加迷惑、纠结以至混乱。非虚构文学由许多具体作品组成并涉及了不同的媒介元素,关注非虚构文学就得关注不同的媒介化生活元素,避免单纯工具性的媒介效应及时尚对文学的过度控制。这既要求关注非虚构文学的传统意向和写作元素,又要求关注它的时尚意向和媒介元素,还要关注各种意向形式与媒介化生活之间变化的关系。

## 媒介化生活中的诗性奢侈品

揭示非虚构文学与普通媒介、非虚构文学的文学空间和非虚构空间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入非虚构文学与时尚生活间的意义和导向关系。从非虚构文学的主体角度看,由于主体在非虚构文学形式中存在,文学的想象空间与非虚构的实体空间同时出现,成为相互赋予意义而必然关联的两个方面,两者的联结点就是客体的非虚构事实与主体的意向之间的关系,在非虚构文学形式中,主体有关意义和想象的导向作用往往大于在普通媒介形式中的导向作用。

在时尚意向与媒介的作用下,非虚构文学形式中产生一种附加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媒介对生活的覆盖,非虚构文学的实质可以理解为主体不断地在媒介活动中审视各种信息并对信息做出回应的过程;另一方面,基于非虚构文学的意向对信息的寻视,它又返回媒介空间,这规定了非虚构文学与媒介空间的现实关系。

非虚构文学形式提供的历史和情境境既与其他非虚构形式提供的情境不同,也与虚构性文学形式提供的情境不同,是介于两者的边缘地带,而媒介时代的非虚构信息和文学信息都变化多端;这不但让非虚构文学与“非虚构”和“文学”同时纠结而歧异颇多,而且与大量的媒介形式和技术化生活相纠结而让人生疑。这使非虚构文学在纪实性和文学性两方面同时被置疑:非虚构的界限在哪里?文学的界限在哪里?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非虚构文学的认知和评价:媒介化生活让非虚构文学更加延伸化和复杂化,也使人们更加迷惑于非虚构文学的文本、样式、风格、意义。

已经有理论认为,非虚构文学不可能既承诺

客观真实又得到虚构豁免。但是,媒介形式的变化不可能单方面否定非虚构文学。无论有多少变化引发争议,只会使问题更复杂,简洁的概念在于做什么,不在于说什么。事实是,所有的争议并没有妨碍非虚构文学在媒介时代被写作和被阅读,而只要有非虚构文学的写作和阅读,就有非虚构文学在媒介化生活中的延伸,这说明媒介时代的非虚构文学仍然有一个能够自我实现的核心点。非虚构文学难以改变的核心与文学的诗性相关,是最不易改变的:它不仅属于时代,而且属于永恒。因此,非虚构文学形式可能被媒介时代修改,但不可能被普通媒介行为完全改变。

不论媒介时代的非虚构文学变得多复杂,要写作非虚构文学,就不得不考虑两个非虚构文学的基本品质:一是这种写作主要是诗性写作而不是文献式写作;二是既要准确记录事件、人物又必须超越记录事实的局限。这样,非虚构文学才既不同于以诗性想象为主的虚构文学,也不同于以传播事实为主的普通媒介,以诗性方式深入媒介空间与现实空间结合地带,并期望以此把握事实形式中媒介化现实的实质,为媒介化生活的反思奠定文学基础。然而,产生这种特殊的形式效用是一种挑战,正是在这样的难点上,非虚构文学才可能具体地既与虚构文学不同,又与新闻报道、田野调查不同,才有可能既承诺客观化视角的真实,又承诺主观化视角的真实。

因此,在媒介纷纭的生活中,非虚构文学至少要有几点不同于普通媒介:1.叙述者是考察者,而不是被考察对象的依附者,叙述是诗性思考与被叙述事实的结合。2.叙述不是考察对象的客观呈现,而是我亲历的真实或者我考察的见闻。3.叙述者的叙述要呈现强烈的现场感,不论是对现实还是对历史,这种现场感来源于主观化视角和客观化视角的双重性。4.叙述者是写作者,写作者的被写作经历不能虚构。

在这个意义上,由于非虚构文学具有非实用性和非工具性的信息寻视与回应作用,它的诗性品质和审美气息,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奢侈品。与作为生活的实用品和必需品的普通媒介形式不同,非虚构文学必须依托于事物的原生形态产生自己的超越形态,它主要不是传播事实和知识,而是传播精神和美学感受。因此,因普通媒介信

息的发达而强调非虚构文学对事实和知识的传达,会削弱非虚构文学的艺术表现力。

## 超越单纯事实的文学原创

原创性是文学的根本点,对于非虚构文学来说,一个更为本质的要素是它的原创性。非虚构文学的根本点在于,它是真实和原创的历史记忆。从这里出发,人们需要在媒介时代去鉴别和品味非虚构文学对事实的原创性审美呈现。这种非虚构性审美记忆在媒介时代变得有些扑朔迷离、变幻莫测,因为媒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的确定性,由此也改变了某些经验和记忆的确定性,而非虚构文学的原创性就是通过重新叙述事实而对生活世界重新挖掘和确定。

非虚构文学存在的理由之一,是非虚构文学给历史提供了一种原创的非虚构性审美记忆,从这里出发,人们需要在媒介时代去鉴别和品味非虚构文学对事实的原创性审美呈现。这种非虚构性审美记忆在媒介时代变得有些扑朔迷离、变幻莫测,因为媒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的确定性,由此也改变了某些经验和记忆的确定性,而非虚构文学的原创性就是通过重新叙述事实而对生活世界重新挖掘和确定。非虚构文学形式的原创性基于深入事实而追求诗性的风格要求,这与普通媒介形式提供对应于现实的实用知识和直接经验不同。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它们提供的经验和知识是具有重复性还是具有原创性。就这点说,非虚构文学形式和普通媒介形式完全不同:普通媒介信息强调和注重对现实准确的复制和对应,不强调原创效果而强调传播效果。正是由于这个区别,普通媒介和非虚构文学各自走回了原点,并从不同视角影响了与它们相关的生活,媒介化生活和诗性生活由此显示出完全不同的经验和风格。

也正是在原创性这里,非虚构文学表面上看起来与事实性的真实对应相接,实际上潜移默化地与诗性真实和文学真实相接。虽然文学和非虚构文学都有一整套系统和模式,但艺术原创性意味着,进行艺术再生产时,是在已有的模式中创造一个想象空间,它不似普通媒介形式对现实的直接反应,而是借助媒介形式读解自己和世界并依此建构生活世界。

一种非虚构文学形式的确定及其提供的经验,并不是一些预先构想的逻辑和命名的实现,

而是一些基本元素的实践和典型形式变化的结果。所有有关非虚构文学的分类方式和文体界定,几乎都不能规定非虚构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效果,但一个文本的最终确立却常常取决于效果。这样,非虚构文学的效果与普通媒介的效果之间的差异便造成了迷惑和混淆:普通媒介形式的效果往往更加具有普遍性,因而大于文学性媒介形式的效果。

非虚构文学的原创性与新闻性、纪实性共同在媒介时代交互作用,它的纪实性使它比其他文学样式更加接近事实的原生态,使它在媒介时代有可能几乎与事件同步发生,从而优先于其他文学样式的反映。但这不能保证非虚构文学与普通媒介方式具有同等的传播速度和受众容量,因此,非虚构文学在媒介时代的优势,不是它的传播学特征,而是它的诗性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真实的原创性。

非虚构文学形式有一种流动的自由,即它的跨文体特性。这使它在媒介时代更容易吸收和整合不同文体而进行文体更新。例如,有可能将视频和音频吸收进语言中而产生变体。由于媒介形式纷繁变化,非虚构文学要建立和发挥跨文体的原创性,就更加需要博采众媒介形式之长,不但要更加灵活的表现和更加丰富的趣味,而且还要更加具有传播效应和多元空间。由于媒体活动和媒介形式的扩张与变化,非虚构文学不但要依靠其跨文体魅力而获得原创性,更重要的是,它要依靠其诗性方向和超越精神对事实进行原创性叙述,从而独立于普通媒介。

## 有担当意识的真实性追求

所有的非虚构文学形式的法则,都提供的是一些弄清叙事的方法:弄清被叙述的事件和人物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发生的意义。事实上,它们体现的是有些事情怎样发生的艺术真实法。虽然非虚构文学不可能像虚构文学一样无边地描写可能的事情,但也不像普通媒介一样完全受到事实的限制,而是既有限地描述确定发生的事情,又无限地展开确定发生的事情:艺术真实的法则使非虚构文学可以不遵守现实的顺序,在叙事过程中用一种期望系统来推动事实的展开。

媒介化生活与以往的有局限性、简单化的生

# 温润与大气:节制的艺术

□龚旭东

## ■看小说

## 甫跃辉《动物园》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动物园》(《十月》2012年第3期)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美编顾零洲和美术老师虞丽,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的理念,并且彼此都认为对方是自己遇到过的“最知心的人”,看上去极其般配、琴瑟和谐。然而,在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却无疾而终。阻碍他们实现自己幸福生活,不过是一些小得不能再小的琐事:他们对待“动物”的态度;他们对“气味”的理解;以及他们对于“梦想”的耽念。他们一起逛动物园时,顾零洲为一头够不到食物的黑熊焦虑,虞丽却跟着一伙人戏耍铁笼子里的狮子。终于,他们之间的“冲突”在“关窗”还是“开窗”这个小事上升级,甚至演化为“一场漫长的战争”;顾零洲的住处紧邻动物园,他虽然也不喜欢窗外飘来的阵阵气味,但是宁可开窗,也不愿意“如一条被闷在密闭水箱里的鱼”;虞丽坚持关窗,除了不习惯气味之外,更多的则近乎一种偏执,因为,“他们活得越来越像动物,机警而且多疑”。最终,他们分道扬镳,重新成为所谓“陌生人”。甫跃辉以令人信服的细节、生动的笔触,写出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不是千山万水,也许,仅仅是体现在关窗还是开窗这样的小事上。

## 马金莲《河边》 破冰的日子

马金莲的小说一向气息纯净,那种温暖、细致、平实的文字总不动声色地令人心动。《河边》(《天涯》2012年第3期)以顺儿的视角展开故事:幼年丧父的顺儿喜欢“大头男人”刀背,喜欢他碰上力气活“挽起袖子就干,像这个家里的男人一样,尽心尽力”;也喜欢他带来的那块“香胰子”,母亲用香胰子洗完脸,“添了一层神采”;然而刀背是有家室的人,这快乐是多么短暂、危险而脆弱,“11岁的少年,大人言语里的高山水长,他好歹能听懂一些了”,而后,顺儿又窥见了母亲用她“神圣美好”的肚皮为刀背暖冻红了的双脚的情景,顿时觉得“自己心里珍藏的一件贵重器物”被打成了一片碎屑。母亲的秘密是“不能说的秘密”,顺儿莫名的“憎恨”似乎随着母亲那“带着柴烟味道,汗渍味儿,记忆里乳汁的香味儿”的呼唤得到了一点化解,然而,他的迷茫和伤感却无人关照,就连沉浸在喜悦里的母亲也没有察觉。“薄冰”其实并不能那么轻易地被打破,幸福仿佛永远可望而不可即。小说的结尾充满了无声的哀痛:5年后的初春,顺儿沿着河水顺流而下,一去不返:“只要小河不歇步,他就不会歇下步子”。(刘凤阳)

## ■短 评

一个人的气质、秉性、心境、心态,都必然反映和渗透到他的创作之中,且越真切、越强烈的创作表现得越真切、强烈。当然,也有极少数例外者和天赋卓越者,可以在创作中表现出与日常中的其人似乎完全不相符合的特性与品质,那应是更加难得的文艺创作境界,却并不容易见到和达到。这样说,并非说作品就是作者经历的自传,但任何作品其实都是作者精神体验与感悟的结果,与作者的心灵世界、精神气质、性格特性、与作者创作时的心理、情绪状态等,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也应该是深入品读文艺作品时颇具意味与乐趣的一种视角。

阿满(满慧文)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绩。在读她的作品时,我常常从作品的一些特征去琢磨它的作者。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阿满是一位本真而本色的写作者。她的作品总是透着一种爽朗的真诚,即使是写生活中的艰难困顿,即使作品中有时也流露出些许忧伤、忧郁和低沉,也是淡淡的、若隐若现的,无法消磨掉这种内在的爽朗底色和向上昂扬着的坦诚,不粘不滞、洒脱达观,这种难得的品质使阿满的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通畅、通透、通达气息。

阿满是一位有着鲜明女性意识的写作者。她勤于感受、感悟生活中平凡而独特的人物及其内心世界,尤其善于发现和捕捉生活中人物的情感世界、特别是女性

情感世界中精微玄妙的体验与意境。我曾听到好几位朋友将阿满定义为“女性主义”作家,但读了她的小说后,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阿满多写女性题材、多取女性视角且颇具女性意识,然而“女性主义”应是一种具有严格内涵与特征的艺术类型,在我看来,阿满其实并非这种类型的作家。她的作品与意识中,有着对女性自立、自爱、自信、自在、自为等等的强烈确认、深刻把握、同情之理解、殷切之期望,但并没有女性主义者那种对社会歧视和不公平的激烈反叛、愤怒,以及寻求“解放”的心理意识,没有对男权及其话语霸权的强烈逆反、挑战。这使她和她的女性难得地远离了偏执与孤傲,具有一种更加温润、大气、爽朗的美。

的确,女性是阿满写作的基本题材与基本视角,她善于写女兵独特而隐秘的情感世界,如《双花祭》《三个女兵》《火车站睡在老地方》《寻找左聪聪》等,这是她从生涯生涩的结果。在她的机关题材小说中,人物也有女兵生活的身份、经历痕迹。在代表作《双花祭》中,她更出色地描写了女兵间超越姐妹友谊的复杂的情感。与许许多多描写同性之爱的作品不同,阿满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将两位女兵的情感纠葛写成轰轰烈烈的同性恋故事,她对特殊历史时段与环境下同性情感的捕捉、拿捏十分准确细腻,很好地传达了一种独特、

纯净、微妙的同性情感之美。《双花祭》恰恰证明了阿满的创作并非“女性主义文学”,而是十分纯正的、具有浪漫品质与人文关切的本真写实创作。这一特征,在她写机关女性生活的作品中有着更加鲜明的体现——这是她创作的另一个主要方向,同样源自于她自己的生活经历。《带爱相的女人》《一室两人》《机关花》《花样女人》《玫瑰黄昏》等等,都从独特的角度精彩地折射了机关生态和机关女性的生存境遇。可贵的是,阿满既没有流于常见的官场题材小说套路,也没有让自己的描写沦陷于女性生存现象的简单陈列。她并不回避生活中存在的假恶丑,但她更倾心于生活中平凡人物心灵中时时闪现出来的真善美,因此,她作品中的人物在艰辛、困惑、无奈、迷失中,仍不失某种真切、真诚、善良的生活信念。在她的作品中,无论生活怎样艰难困顿,都仍然存有底线和希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阿满的生活态度与艺术价值观,也可以看到阿满对其创作的主观介入。在许多作品中,都有“阿满”这个角色,这些个“阿满”具有作家阿满的本色与真本,她善良、爽朗、大度,不惮于揶揄自己,她以自己的喜怒哀乐介入小说中人物的生活之中,这体现出作家的性情、胸襟和艺术本色。《阴历会》中写到一位女教师的悲剧人生,在描述失落的婚姻和错落、不伦的恋情时,阿满依然是宽

厚、温润的,充满同情与悲悯,并且以叙述语言的诗意掩去了生活真相的残忍,留下残酷人生和真实性中依然存在的那一丝善与美。这不是美化的生活,而是生活的美化与升华,它带给读者的,是对生活更加深刻的感悟与思索。这,也就是阿满生活态度与艺术价值观的功用。

阿满的生活态度与艺术价值观,必然对她的艺术创作方法与写作手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比如,她的叙述也常常因主观介入而充满激情,这使她的叙述语言更具散文诗一般的特性。又比如,阿满十分讲究艺术的节制,她的基本叙述方式,对情感的表现等,都不单纯追求抓眼球、吊胃口。阿满的写作从来不肆无忌惮、哗众取宠,从来不满淋漓尽致、直露无遗,她不会将一切都说得纤毫毕露,但她会让你会意,让你回味。懂得节制,是一种很高的艺术品位,阿满很本色、本真地具有这种艺术品位,这让她作品具有一种温润蕴藉、从容舒缓的格调。在她的《双花祭》《火车站睡在老地方》《阴历会》《花蕊》等作品中,这种品质和品位体现得十分突出。

作为小说家,阿满并非虚构想象力卓异,但她显然有着良好的变形虚构能力和再现生活场景、创造艺术情境的能力。她更喜欢用自己喜爱的、带有诗意轻喜剧特征的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来讲故事。这是受到她独特性格、气质决定的,更是她的生活态度、艺术价值观的必然反映。

阿满的创作是很有发展潜力与广阔空间的;她不是诗人,但她的作品中有充沛的诗性与诗意;她不是女性主义者,但她有真诚而宽厚的女性意识;她算不上是一位深谙创作的作家,但她的作品可以将读者的思绪引向生活与生命的深刻命题上去。

广告

中華文学选刊

LITERATURE

2012年第八期

本刊特稿  
郁闷的中国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3月版)……梁晓声

小说  
长篇 花冠病毒(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2月版)……毕淑敏  
中篇 隐身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格非  
短篇 今夜你去往何处(原载《钟山》)……杨小凡  
马失踪(原载《江南》)……刘荣书  
在庄生(原载《当代小说》)……赵文辉

微博精选(选自新浪微博)……北 村等

一年连载 12部长篇 24部中篇 36部短篇

畅销时代的文学读本

主办: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州日报社  
邮发代号:82-497 定价:15.00元/月

小说月报

2012年第八期目录

中篇小说  
现实生活……罗伟章  
愤怒的小鸟……余一鸣  
守身如玉……阿 袁  
陈黎黎的两场麦子……阿 满

短篇小说  
山中有历日……王 蒙  
今夜你去往何处……范小青  
偶然事件……石 英  
守桥人……侯 晗  
奉心的禅……郭明辉  
做伴儿……安 勇

报刊小说选目

长江文丛

二〇一二年8月号(总第六百五十八期)目录

小说坊 短 篇 那年夏天……界 愚  
有个兄弟叫二嫂……女 真  
极恶……王庆利  
好病……阎凡利  
中 篇 官腔……孙方友  
饥饿时代……郭建勋  
你从哪里来……彭剑斌  
易中天:传统文化不能当励志书看

悦然阅 宁距离

浮世绘 镜中蝴蝶缓缓飞……范 宁  
诗空间 河南诗歌日记……张永久  
匿名的情诗(八首)……需平阳  
露易丝·格吕克诗选……余笑忠  
“再历史”:社会主义经验的视觉见证……柳向阳译

瑒珈山 对东亚智慧现世意义持平允态度……冀少峰  
说群众写作……冯天瑜  
可见之物、可思之物与可信之物……於可训  
不知火……赵 林  
川主庙街十二号……西门媚

新推荐 相同的青春、不同的文学……周伯不通

冷光灯 《长江文艺》2012年第五期全新改版,月刊,一百六十页,三十二页彩插,装帧新颖。内文栏目丰富,可读性强。  
《长江文艺》每月1日出版,每册定价10.00元。欢迎在当地邮局(所)订阅,邮发代号38—6。也可与本刊购部部联系,我刊常年办理邮购业务,免收邮资,联系人:罗春桂、张仁钢。地址:武汉市东湖路翠柳街1号,邮政编码:430077,联系电话:027—68880620。《长江文艺》社长、主编:方方。

百家之言 文学需要送达……罗烈杰

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征文  
暗夜行路(中篇小说)……(山东)刘玉栋  
田丑枝上班记(短篇小说)……(天津)王 松  
我看见的脸(散文)……(北京)徐则臣  
老南昌(诗·外二首)……(江西)程 维  
老虎!老虎!(短篇小说)……王威廉  
在函桥(短篇小说)……但 爽  
流年……沙 奥  
风容……陈元武  
草原上……人 邻  
(每月推介) 未能目睹的死亡……唐 力  
写给娜菲的冬之纳纳斯序曲……陈东东

银诗歌

广东“九江杯”全国龙舟赋征文  
龙舟赋……(广东)黄 刚  
龙舟赋……(江苏)王礼鸿  
龙舟赋……(四川)范元江

作品

二〇一二年第八期总第六百零五期要目

名誉主编:陈国凯。社长:廖红球。主编:谢望新。常务副主编:展锋。副社长:欧阳露。政协代号:46—37。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定价:5.80元。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邮政编码:510635。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E—Mail:gzzp2001@21cn.com。